尚書正義

尚書注疏卷第十一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

勑撰

洪範第六

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不放而殺紂自焚也武庚紂子以爲王者後一名祿父以箕子歸作洪範歸鎬京箕子作之

疏武王至洪範正義曰武王伐殷既勝殺受立其子武庚爲殷後以箕子歸鎬京訪以天道箕子爲陳天地之大法敘述其事作洪範此經當言箕子歸耳乃言殺受立武庚者序自相顧爲文之次且成序云武王伐紂此言勝之下微子之

序云黜殷命殺武庚，此言立之敘，言此以順上下也。傳不放至祿父。正義曰：放桀也，湯放桀，此不放而殺之者，紂自焚而死也。殷本紀云：紂兵敗，紂走入登鹿臺，衣其寶玉衣，赴火而死，武王遂斬紂頭，縣之太白旗，是也。泰誓云：取彼凶殘，則尒在於殺也。死猶斬之，則生亦不放，傳據實而言之耳。本紀又云：封紂子武庚祿父，以續殷祀，是以爲王者後也。本紀武庚祿父雙言之，伏生尚書傳云：武王勝殷，繼公子祿父，是一名祿父也。鄭云：武庚字祿父。春秋之世，有齊侯祿父、蔡侯考父、季孫行父，父亦是名，未必爲字，故傳言一名祿父。傳歸鎬至作之。正義曰：上篇云至于豐者，文王之廟在豐，至豐先告廟耳。時王都在鎬，知歸者，歸鎬京也。此經文旨異於餘篇，非直問荅而已，不是史官敘述，必是箕子既對武王之問，退而自撰其事，故傳特云箕子作之。書傳云：武王釋箕子之囚，箕子不

忍周之釋走之朝鮮武王聞之因以朝鮮封之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無臣禮故於十三祀來朝武王因其朝而問洪範案此序云勝殷以箕子歸明既釋其囚即以歸之不令其走去而後來朝也又朝鮮去周路縣萬里聞其所在然後封之受封乃朝必歷年歲不得仍在十三祀也宋世家云既作洪範武王乃封箕子於朝鮮得其實也

洪範 洪大範法也言天地之大法【疏】洪範義曰此經開源於首覆更演說非復一問一荅之勢必是箕子自爲之也發首二句自記被問之年自王乃言至彝倫攸敘王問之辭自箕子乃言至彝倫攸敘言禹得九疇之由自初一曰至威用六極言禹第敘九疇之次自一五行已下箕子更條說九疇之義此條說者當時亦以對王更復退而修撰定其文辭使成典教耳火去　傳洪大至　正義曰洪大範法皆釋詁文

惟十有三祀

王訪于箕子商曰祀箕子稱祀不忘本此年四月歸宗周先告武成次問天道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騭定也天不言而默定下民是助合其居使有常生之資我不知其彝倫攸敘言我不知天所以定民之常道理次敘問何由

疏惟十至攸敘　正義曰此箕子陳王問己之年被問之事惟文王受命十有三祀武王訪問於箕子即陳其問辭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此上天不言而默定下民佑助諧合其安居使有常生之資我不知此天之定民常道所以次敘問天意何由也

傳商曰至天道　正義曰商曰祀周曰年釋天文案此周書也泰誓稱年此獨稱祀故解之箕子稱祀不忘本也此篇箕子所作箕子商人故記傳引此篇者皆云商書曰是箕子自作明矣序言歸作洪範似

歸即作之嫌在武成之前故云此年四月歸宗周先告武成次問天道以次在武成之後故知先告武成也 傳隲定至之資 正義曰傳以隲即質也質訓爲成成亦定義故爲定也言民是上天所生形神天之所授故天不言而默定下民羣生受氣流形各有性靈心識下民不知其然是天默定也相助也協合也助合其居者言民有其心天佑助之令其諧合其生出言是非立行得失衣食之用動止之宜無不稟諸上天乃得諧合失道則死合道則生言天非徒賦命於人授以形體心識乃得佑助諧合其居業使有常生之資九疇施之於民皆是天助之事也此問荅皆言乃者以天道之大沈吟乃問思慮乃荅宣八年公羊傳曰乃緩辭也王肅以陰隲下民一句爲天事相協以下爲民事注云陰深也言天深定下民與之五常之性王者當助天和合其居所行天之性我不知常道倫

王所以次敍於問承天順民何所由與孔異也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汩陳其五行陻塞汩亂也治水失道亂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畀與斁敗也天動怒鯀不與大法九疇疇類也故常道所以敗鯀則殛死禹乃嗣興放鯀至死不赦嗣繼也廢父與子堯舜之道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敍天與禹洛出書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有數至于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常道所以次敍

疏箕子至攸敍正義曰箕子乃言答王曰我聞在昔鯀障塞洪水治水失道是乃亂陳其五行而逆天道也天帝乃動其威怒不與鯀大法九類天之常道所以敗也鯀則放殛至死不赦禹

以聖德繼父而興代治洪水決道使通天乃賜禹
大法九類天之常道所以得其次敘此說其得九
類之由也 傳陻塞至五行 正義曰襄二十五
年左傳說陳之伐鄭云井陻木刊謂塞其井斬其
木是陻爲塞也汨是亂之意故爲亂也水是五行
之一水性下流鯀反塞之失水之性水失其道則
五行皆失矣是塞洪水爲亂陳其五行言五行陳
列皆亂也大禹謨帝美禹治水之功云地平天成
傳云水土治曰平五行敘曰成水既治五行序是
治水失道爲亂五行也 傳畀與至以敗 正義曰
畀與釋詁文斁敗相傳訓也以禹得而鯀不得故爲
天動威怒鯀不與大法九疇疇是輩類之名故爲類
也言其每事自相類者有九九者各有一章故漢書
謂之爲九章此謂九類是天之常道既不得九類故
常道所以敗也自古以來得九疇者惟有禹耳未
聞餘人有得之者也若人皆得之鯀獨不得可言

天竹悲鯀餘人皆不得獨言天與鯀者以禹比治
水有功故天賜之鯀亦治水而天不與以鯀禹其
是治水父不得而子得之所以彰禹之聖當於天
心故舉鯀以彰禹也　傳放鯀至之道　正義曰
傳嫌殛謂被誅殺故辨之云放鯀至死不赦也嗣
繼釋詁文三代以還父罪子廢故云廢父興子堯
舜之道賞罰各從其實爲天下之至公也　傳天
與至次敘　正義曰易繫辭云河出圖洛出書聖
人則之九類各有文字即是書也而云天乃錫禹
知此天與禹者即是洛書也漢書五行志劉歆以
爲伏羲繫天而王河出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禹
治洪水錫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先達共爲此
說龜負洛書經無其事中候及諸緯多說黃帝堯
舜禹湯文武受圖書之事皆云龍負圖龜負書緯
候之書不知誰作通人討覈謂僞起哀平雖復前
漢之末始有此書以前學者必相傳此說故孔以

九類是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有數從一而至於九禹見其文遂因而第之以成此九類法也此九類陳而行之常道所以得次敘也言禹第之者以天神言語必當簡要不應曲有次第丁寧若此故以為禹次第之禹既第之當有成法可傳應人盡知之而武王獨問箕子者五行志云聖人行其道而寳其真降及於殷箕子在父師之位而典之周既克殷以箕子歸周武王親虛己而問焉言箕子典其事故武王特問之其義或當然也若然大禹既得九類常道始有次敘未有洛書之前常道所以不亂者世有澆淳教有疎密三皇已前無文亦治何止無洛書也但既得九類以後聖王法而行之從之則治違之則亂故此說常道攸敘攸斁由洛書耳

初一曰五行九類類一章以五行為始

次二曰敬用五事五事在身用之必敬乃善

次三曰農

用八政八政之厚廿厚用政乃成次四曰協用五紀協和也和天時使得正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皇大極中也凡立事當用大中之道次六曰乂用三德治民必用剛柔正直之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明用卜筮考疑之事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言天所以嚮勸人用五福所以威沮人用六極此已上禹所第叙

正義曰天所賜禹大法九類

疏初一至六極

者初一曰五材氣性流行次二曰敬用在身五種之行事次三曰厚用接物八品之政教次四曰和用天象五物之綱紀次五曰立治用大爲中正之道次六曰治民用三等之德次七曰明用卜筮以考疑事次八曰念用天時衆氣之應驗次九

曰嚮勸人用五福威沮人用六極此九類之事也

傳農厚至乃成　正義曰鄭玄云農讀爲醲則農是醲意故爲厚也政施於民善不厭深故厚用之政乃成也張晏王肅皆言農食之本也食爲八政之首故以農言之然則農用止爲一食不兼八事非上下之例故傳不然八政三德摠是治民但政是被物之名德是在己之稱故分爲二疇也　傳協和至五紀　正義曰協和釋詁文天是積氣其狀無形列宿四方爲天之限天左行晝夜一周日月右行日遲月疾月天三百六十五度有餘日則日行一度月則日行十三度有餘日月行於星辰乃爲天之歷數和此天時令不差錯使行得正用五紀也日月逆天道而行其行又有遲疾故須調和之　傳皇大至之道　正義曰皇大釋詁文極之爲中常訓也凡所立事王者所行皆是無得過與不及常用大中之道也詩云莫匪爾極周禮以

罪以拍論語尤報其中皆言所大中也傳言天
王第敍　正義曰貧弱等六者皆謂窮極惡事故
目之六極也福者人之所慕皆嚮望之極者人之
所惡皆畏懼之勸勉也勉之爲善沮止也止其爲
惡福極皆上天爲之言天所以嚮望勸勉人用五
福所以畏懼沮止人用六極自初一日已下至此
六極已上皆是禹所次第而敍之下文更條此九
類而演說之知此九者皆禹所第也禹爲此次者
蓋以五行世所行用是諸事之本故五行爲初也
發見於人則爲五事故五事爲二也正身而後及
人施人乃名爲政故八政爲三也施人之政用天
之道故五紀爲四也順天布政則得大中故皇極
爲五也欲求大中隨德是任故三德爲六也政雖
任德事必有疑故稽疑爲七也行事在於政得失
應於天故庶徵爲八也天監在下善惡必報休咎
驗於時氣禍福加於人身故五福六極爲九也皇

極居中者揔包上下故皇極傳云大中之道大立其有中謂行九疇之義是也福極處末者顧氏云前八事俱得五福歸之前八事俱失六極臻之故福極處末也發首言初一其末不言終九者數必以一爲始其九非數之終故從上言次而不言終也五行不言用者五行萬物之本天地百物莫不用之不嫌非用也傳於五福六極言天用者以前並是人君所用五福六極受之於天故言天用傳言此禹所第敘不知洛書本有幾字五行志悉載此一章乃云凡此六十五字皆洛書本文計天言簡要必無次第之數上傳云禹因而第之則孔以第是禹之所爲初一曰等三十七字必是禹加之也其敬用農用等一十八字大劉及顧氏以爲龜背先有揔三十八字小劉以爲敬用等亦禹所第敘其龜文惟有二十字並無明據未知孰是故兩存焉皇極不言數者以揔該九疇理兼萬事非局

數能盡故也稽疑不言數者以卜五筮二共成爲七若舉卜不得兼筮舉筮不得兼卜且疑既衆不可以數揔之故也庶徵不言數者以庶徵得爲五休失爲五咎若舉休不兼咎舉咎不兼休若休咎並言便爲十事本是五物不可言十也然五福六極所以善惡皆言者以沮勸在下故丁寧明言善惡也且庶徵雖有休咎皆以念慮包之福極嚮威相反不可一言爲目故別爲文焉知五福六極非各分爲疇所以共爲一者蓋以龜文福極相近一處故禹第之揔爲一疇等行五事所以福五而極六者夫劉以爲皇極若得則分散揔爲五福若失則不能爲五事之主與五事並列其咎弱故爲六也猶詩平王以後與諸侯並列同爲國風焉咎徵有五而極有六者五行傳云皇之不極厥罰常陰即與各徵常雨相類故以常雨包之爲五也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

曰木四曰金五曰土皆其生數水曰潤下火曰炎上言其自然之常性木曰曲直金曰從革木可以揉曲直金可以改更土爰稼穡種曰稼斂曰穡土可以種可以斂潤下作鹹水鹵所生炎上作苦焦氣之味曲直作酸木實之性從革作辛金之氣味稼穡作甘甘味生於百穀五行以下箕子所陳

疏一五行至作甘正義曰此以下箕子所演陳禹所第疇名於上條列說以成之此章所演文有三重第一言其名次第二言其體性第三言其氣味言五者性異而味別各為人之用書傳云水火者百姓之所飲食也金木者百姓之所興作也土者萬物之所資生也是為人用五行即五材也襄二十七年左傳云天生五材民並用

之言五者各有材幹謂之行者若在天則五氣
流行在地世所行用也傳皆其生數正義曰
易繫辭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
八天九地十此即是五行生成之數天一生水地
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此其生數
也如此則陽無匹陰無偶故地六成水天七成火
地八成木天九成金地十成土於是陰陽各有匹
偶而物得成焉故謂之成數也易繫辭文曰天數
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此所以成變化而
行鬼神謂此也又數之所起起於陰陽陰陽往來
在於日道十一月冬至日南極陽來而陰往冬水
位也以一陽生爲水數五月夏至日北極陰進而
陽退夏火位也當以一陰生爲火數但陰不名奇
數必以偶故以六月二陰生爲火數也是故易說
稱乾貞於十一月子坤貞於六月未而皆左行由
此也冬至以及於夏至當爲陽來正月爲春木位

也三陽已生故三爲木數夏至以及冬至當爲陰進八月爲秋金位也四陰已生故四爲金數三月春之季四季土位也五陽已生故五爲土數此其生數之由也又萬物之本有生於無著生於微及其成形亦以微著爲漸五行先後亦以微著爲次五行之體水最微爲一火漸著爲二木形實爲三金體固爲四土質大爲五亦是次之宜大劉與顧氏皆以爲水火木金得土數而成故水成數六火成數七木成數八金成數九土成數十義亦然也

傳言其自然之常性 正義曰易文言云水流濕火就燥王肅曰水之性潤萬物而退下火之性炎盛而升上是潤下炎上言其自然之本性

傳木可至改更 正義曰此亦言其性也揉曲直者爲器有須曲直也可改更者可鎔鑄以爲器也木可以揉令曲直金可以從人改更言其可爲人用之意也由此而觀水則潤下可用以灌溉火則炎上

可用以出變、亦可知也、水既純陰、故潤下趣陰、火
是純陽、故炎上趣陽、木金陰陽相雜、故可曲直改
更也、 傳種曰至以斂 正義曰、鄭玄周禮注云、
種穀曰稼、若嫁女之有所生然、則穡是惜也、言聚
畜之可惜也、共為治田之事、分為種斂二名耳、土
上所為、故為土性、上文潤下、炎上、曲直、從革、即是
水火木金體有本性、其稼穡以人事為名、非是土
之本性、生物是土之本性、其稼穡非土本性也、爰
亦曰也、爰曰言爰、以見此異也、六府以土穀為二
由其體異故也、 傳水鹵所生 正義曰、水性本
甘、久浸其地、變而為鹵、鹵味乃鹹、說文云、鹵、西方
鹹地、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禹貢云、海濱廣斥
是海浸其旁地、使之鹹也、月令冬云、其味鹹、其臭
朽、是也、上言曰者、言其本性、此言作者、從其發見
指其體則稱曰、致其類即言作、下五事、庶徵言曰
作者、義亦然也、 傳焦氣之味 正義曰、火性炎

上拔物則焦焦是苦氣月令夏云其臭焦其味苦苦爲焦味故云焦氣之味也嗅之曰氣在口曰味傳木實之性 正義曰木生子實其味多酸五果之味雖殊其爲酸一也是木實之性然也月令春云其味酸其臭羶是也 傳金之氣味 正義曰金之在火別有腥氣非苦非酸其味近辛故辛爲金之氣味月令秋云其味辛其臭腥是也 傳甘朱生於百穀 正義曰甘味生於百穀穀是土之所生故甘爲土之味也月令中央云其味甘其臭香是也

二五事一曰貌容儀二曰言詞章三曰視觀正四曰聽察是非五曰思心慮所行

貌曰恭儼恪言曰從是則可從視曰明必清審聽曰聰必微諦思曰睿必通於微恭作肅心敬從作乂可以治

明作哲照了聰作謀所謀必成當睿作聖於事無不通謂之聖

【疏】二五事至作聖　正義曰此章所演亦爲三重第一言其所名第二言其所用第三言其所致貌是容儀舉身之大名也言是口之所出視是目之所見聽是耳之所聞思是心之所慮一人之上有此五事也貌必須恭言乃可從視必當明聽必當聰思必當通於微密也此一重即是敬用之事貌能恭則心肅敬也言可從則政必治也視能明則所見照晢也聽能聰則所謀必當也思通微則事無不通乃成聖也此一重言其所致之事洪範本體與人主作法皆據人主爲說貌揔身也口言之目視之耳聽之心慮之人主始於敬身終通萬事此五事爲天下之本也五事爲此次者鄭云此數本諸陰陽昭明人相見之次也五行傳曰貌屬木言屬金視屬火聽屬水思屬土五行傳伏

生之書也孔於太戊桑穀之下云七日大拱貌不恭之罰高宗雊雉之下云耳不聰之異皆書傳之文也孔取書傳爲說則此次之意亦當如書傳也木有華葉之容故貌屬木言之決斷若金之斬割故言屬金火外光故視屬火水内明故聽屬水土安靜而萬物生心思慮而萬事成故思屬土又於易東方震爲足足所以動容貌也西方兌爲口口出言也南方離爲目目視物也北方坎爲耳耳聽聲也土在内猶思在心亦是五屬之義也 傳察是非 正義曰此五事皆有是非論語云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文引詩云思無邪故此五事皆有是非也此經歷言五名名非善惡之稱但爲之有善有惡傳皆以是辭釋之貌者言其動有容儀也言者道其語有辭章也視者言其觀正不觀邪也聽者受人言察是非也思者心慮所行使行得中也 傳於聽云察是非明五者皆

有是非也所爲者爲正不爲邪也於視不言視邪正於聽言察是非亦所以互相明也　傳必通於微　正義曰此一重言敬用之事貌戒惰容故恭爲儼恪也禮曰儼若思儼是嚴正之貌也恪敬也貌當嚴正而莊敬也言非理則人違之故言是則可從也視必明於善惡故必清徹而審察也聽當別彼是非必微妙而審諦也王肅云睿通也思慮苦其不深故必深思使通於微也此皆敬用使然故經以善事明之　鄭玄云此恭明聽睿行之於我身其從則是彼人從我以與上下違者我是而彼從亦我所爲不乖倒也此據人主爲文皆是人主之事說命云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即此是也　傳於事至之聖　正義曰此一重言所致之事也恭在貌而敬在心人有心慢而貌恭必當緣恭以致敬故貌恭作心敬也下從上則國治故人主言必從其國可以治也視能清審則照了物

情故視明致照晢也聽聰則知其是非從其是爲謀必當故聽聰致善謀也睿聖俱是通名聖大而睿小緣其能通微事事無不通因睿以作聖也鄭玄周禮注云聖通而先識也是言識事在於衆物之先無所不通以是名之爲聖聖是智之上通之大也此言人主行其小而致其大皆是人主之事也鄭云皆謂其政所致也君貌恭則臣禮肅君言從則臣職治君視明則臣照晢君聽聰則臣進謀君思睿則臣賢智鄭意謂此所致皆是君致臣也案庶徵之章休徵咎徵皆肅人所致若君肅乂則咎皆是臣事則休咎之所致悉皆不由君矣又聖大而睿小若君睿而致臣聖則臣皆上於君矣何不然之甚乎晢字王肅及漢書五行志皆云晢智也定本作晢則讀爲哲

三八政一曰食勤農業二曰貨寶用物三曰祀敬鬼神以成教四曰司

空主空土以居民五曰司徒主徒衆教以禮義六曰司寇主姦盜使無縱七曰賓禮賓客無不敬八曰師簡師所任必良士卒必練

疏三八政至曰師○正義曰八政者人主施政教於民有八事也一曰食教民使勤農業也二曰貨教民使求資用也三曰祀教民使敬鬼神也四曰司空之官主空土以居民也五曰司徒之官教衆民以禮義也六曰司寇之官詰治民之姦盜也七曰賓教民以禮待賓客相往來也八曰師立師防寇賊以安保民也八政如此次者人不食則死食於人最急故教爲先也有食又須衣貨爲人之用故貨爲二也所以得食貨乃是明靈祐之人當敬事鬼神故祀爲三也足衣食祭鬼神必當有所安居司空主居民故司空爲四也雖有所安居非禮義不立司徒教以禮義故司徒爲五也雖有禮義之教而

爲刑殺之法則彊弱相陵司寇主姦盜故司寇爲六也民不往來則無相覯之好故賓爲七也寇賊爲害則民不安居故師爲八也此用於民緩急而爲次也食貨祀賓師指事爲之名三卿舉官爲名者三官所主事多若以一字爲名則所掌不盡故舉官名以見義鄭玄云此數本諸其職先後之宜也食謂掌民食之官若后稷者也貨掌金帛之官若周禮司貨賄是也祀掌祭祀之官若宗伯者也司空掌居民之官司徒掌教民之官也司寇掌詰盜賊之官賓掌諸侯朝覲之官周禮大行人是也師掌軍旅之官若司馬也王肅云賓掌賓客之官也即如鄭王之說自可皆舉官名何獨三事舉官也八政主以教民非謂公家之事司貨賄掌公家貨賄大行人掌王之賓客若其事如周禮皆掌王家之事非復施民之政何以謂之政乎凡司馬在上司空在下今司空在四司馬在八非取職之先

後也、傳寶用物　正義曰貨者金玉布帛之揔名皆爲人用故爲用物、旅獒云、不貴異物賤用物是也、食則勤農以求之、衣則蠶績以求之、但貨非獨衣不可指言求處故云得而寶愛之、孝經云謹身節用詩序云儉以足用是貨物也　傳主空土以居民　正義曰周官篇云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周禮司徒教以禮義司寇無縱罪人其文具矣　傳簡師至必練　正義曰經言賓師當有賓師之法故傳以禮賓客無不敬教民待賓客相往來也師者衆之通名必當選人爲之故傳言簡師選人爲師也所任必良任良將也士卒必練練謂教習使知義若練金使精也論語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是士卒必須練也

四五紀一曰歲所以紀四時二曰月所以紀一月三曰日紀一日四

四曰星辰二十八宿迭見以敘氣節十二辰以紀日月所會五曰曆數曆數節氣之度以為曆敬授民時

四五紀至曆數 正義曰五紀者五事為天時之經紀也一曰歲從冬至以及明年冬至為一歲所以紀四時也二曰月從朔至晦大月三十日小月二十九日所以紀一月也三曰日從夜半以至明日夜半周十二辰為一日所以紀一日也四曰星辰星謂二十八宿昏明迭見辰謂日月別行會於宿度從子至於丑為十二辰星以紀節氣早晚辰以紀日月所會處也五曰曆數筭日月行道所曆計氣朔早晚之數所以為一歲之曆凡此五者皆所以紀天時故謂之五紀也五紀不言時者以歲月氣節正而四時亦自正時隨月變非曆所推故不言時也五紀為此次者歲統月月統日星辰見於天其曰曆數揔曆四者故歲為始曆為終也 傳二十

至所會　正義曰二十八宿布於四方隨天轉運
昏明迭見月令十二月皆紀昏旦所中之星若月
令孟春昏參中旦尾中仲春昏弧中旦建星中季
春昏七星中旦牽牛中孟夏昏翼中旦婺女中仲
夏昏亢中旦危中季夏昏心中旦奎中孟秋昏建
星中旦畢中仲秋昏牽牛中旦觜中季秋昏虛中
旦柳中孟冬昏危中旦七星中仲冬昏東壁中旦
軫中季冬昏婁中旦氐中皆所以敘氣節也氣節
者一歲三百六十五日有餘分為十二月有二十
四氣二為節氣謂月初也二為中氣謂月半也以
彼迭見之星敘此月之節氣也昭七年左傳晉侯
問士文伯曰多語寡人辰而莫同何謂也對曰日
月之會是謂辰會者日行遲月行疾俱循天度而
右行二十九日過半月行一周天又前及日而與
日會因謂會處為辰則月令孟春日在營室仲春
日在奎季春日在胃孟夏日在畢仲夏日在東井

季夏日在柳孟秋日在翼仲秋日在角季秋日在房孟冬日在尾仲冬日在斗季冬日在婺女十二會以爲十二辰辰即子丑寅卯之謂也十二辰所以紀日月之會處也鄭以爲星五星也然五星所行下民不以爲候故傳不以星爲五星也傳曆數至民時 正義曰天以積氣無形二十八宿分之爲限每宿各有度數合成三百六十五度有餘日月右行循此宿度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餘二十九日過半而月一周與日會每於一會謂之一月是一歲爲十二月仍有餘十一日爲日行天未周故置閏以充足若均分天度以爲十二次則每次三十度有餘二次之內有節氣中氣次之所管其度多每月之所統其日入月朔參差不及節氣不得在月朔中氣不得在月半故聖人曆數此節氣之度使知氣所在既得氣在之日以爲一歲之曆所以敬授民時王肅云日月星辰所行布而

數之所以紀度數是也歲月日星傳皆言紀曆數不言紀者曆數數上四事爲紀所紀非獨一事故傳不得言紀但成彼四事爲紀故通數以爲五耳五皇極皇建其有極大中之道大立其有中謂行九疇之義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斂是五福之道以爲教用布與衆民使慕之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君上有五福之教衆民於君取中與君以安中之善言從化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民有安中之善則無淫過朋黨之惡比周之德惟天下皆大爲中正疏五皇極至作極正義曰皇大也極中也施政教治下民當使大得其中無有邪僻故演之云大中者、人君爲民之主當

大自立其有中之道以施教於民當先敬用五事
以斂聚五福之道用此為教布與衆民使衆民慕
而行之在上能教如此惟是其衆民皆効上所為
無不於汝人君取其中道而行積久漸以成性乃
更與汝人君以安中之道言皆化也若能化如是
凡其衆民無有淫過朋黨之行人無有惡相阿比
之德惟皆大為中正之道言天下衆民盡得中也
傳大中至之義 正義曰此疇以大中為名故演
其大中之義大中之道大立其有中欲使人主先
自立其大中乃以大中教民也凡行不迂僻則謂
之中中庸所謂從容中道論語允執其中皆謂此
也九疇為德皆求大中是為善之總故云謂行九
疇之義言九疇之義皆求得中非獨此疇求大中
也此大中是人君之大行故特敘以為一疇耳
傳斂是至慕之 正義曰五福生於五事五事得
中則福報之斂是五福之道指其敬用五事也用

五事得中則各得其福其福乃散於五處不相集聚若能五事皆敬則五福集來歸之普敬五事則是斂聚五福之道以此敬五事爲教布與衆民使衆民勸慕爲之福在幽冥無形可見敬用五事則能致之斂是五福正是敬用五事不言敬用五事以教而云斂是五福以爲教者福是善之見者故言福以勸民欲其慕而行善也汝者箕子汝王也

傳君上至從化　正義曰凡人皆有善性善不能自成必須人君教之乃得爲善君上有五福之教以大中教民衆民於君取中保訓安也既學得中則其心安之君以大中教民民以大中嚮君是民與君皆以大中之善君有大中民亦有大中言從君化也

傳民有至中正　正義曰民有安中之善非中不與爲交安中之人則無淫過朋黨之惡無有比周之德朋黨比周是不中者善多惡少則惡亦化而爲善無復有不中之人惟天下皆大爲

中正矣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民戢有道有所爲有所執守汝則念錄叙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凡民之行雖不合於中而不罹於咎惡皆可進用大法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汝當安汝顏色以謙下人人曰我所好者德汝則與之爵祿時人斯其惟皇之極不合於中之人汝與之福則是人此其惟大之中言可勉進無虐煢獨而畏高明煢單無兄弟也無子曰獨單獨者不侵虐之寵貴者不枉法畏之

疏凡厥至高明正義曰又說用人爲官使之大中凡其衆民有道德者所爲有所執守汝爲人君則當念錄敘

之用之爲官若未能如此雖不合於中亦不罹於
咎惡此人可勉進宜以取人大法則受取之其受
人之大法如何乎汝當和安汝之顏色以謙下人
彼欲仕者謂汝曰我所好者德也汝則與之以福
祿隨其所能用之爲官是人庶幾必自勉進此其
惟爲大中之道又爲君者無侵虐單獨而畏忌高
明高明謂貴寵之人勿枉法畏之如是即爲大中
矣 傳民戢至敘之 正義曰戢斂也因上斂是
五福故傳以戢言之戢文兼下三事民能斂德行
智能使其身有道德其才能有所施爲用心有所
執守如此人者汝念錄敘之宜用之爲官也有所
爲謂藝能也有執守謂將善事能守而勿失言其
心正不迷邪也 傳凡民至受之 正義曰不合
於中不罹於咎謂未爲大善又無惡行是中人已
上可勸勉有方將者也故皆可進用以大法受之
〻法謂用人之法取其所長棄瑕錄用也上文人

若以大中教民使天下皆爲大中此句又令不合於中亦用之者上文言設教耳其實天下之大兆民之衆不可使皆合大中且庶官交曠即須任人不可待人盡合大中然後敘用言各有爲不相妨害　傳汝當至爵祿　正義曰安汝顏色以謙下人其此不合於中之人此人言曰我所好者德也是有慕善之心有方將者也汝則與之爵祿以長進之上句言受之謂始受取此言與爵祿謂用爲官也　傳不合至勉進　正義曰不合於中之人初時未合中也汝與之爵祿置之朝廷見人爲善心必慕之則是人此其惟大中之道爲大中之人言可勸勉使進也荀卿書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泥與之俱黑斯言信矣此經或言時人德鄭王諸本皆無德字此傳不以德爲義定本無德疑衍字也　傳煢單至畏之　正義曰詩云獨行煢煢是煢爲單謂無兄弟也無子曰獨王制文高明

與煢獨相對非謂才高知寵貴之人位望高也不枉法畏之即詩所謂不畏強禦是也此經皆是據天子無陵虐煢獨而畏避高明寵貴者顧氏亦以此經據人君小劉以爲據人臣謬也

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功能有爲之士使進其所行汝國其昌盛凡厥正人既富方穀凡其正直之人既當以爵祿富之又當以善道接之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不能使正直之人有好於國家則是人斯其詐取罪而去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於其無好德之人汝雖與之爵祿其爲汝用惡道以敗汝善

疏人之至用咎　正義曰此又言用臣之法人之在位者有才能

示所爲當賞之委任使進其行汝國其將昌盛也凡其正直之人既以爵祿富之又復以善道接之使之荷恩盡力汝若不能使正直之人有好善於汝國家是人於此其將詐取罪而去矣於其無好德之人謂性行惡者汝雖與之福賜之爵祿但本性既惡必爲惡行其爲汝臣必用惡道以敗汝善言當任善而去惡 傳功能至昌盛 正義曰功能有爲之士謂其身有才能所爲有成功此謂已在朝廷任用者也使進其行者謂人之有善若上知其有能有爲或以言語勞來之或以財貨賞賜之或更任之以大位如是則其人喜於見知必當行自進益人皆漸自修進汝國其昌盛矣 傳凡其至接之 正義曰凡其正直之人普謂臣民有正直者爵祿所設正直是其已知彼人正直必當援之以官既當與爵祿富之又當以善道接之言其非徒與官而已又當數加燕賜使得其歡心也

傳不能至而去　正義曰授之以官爵加之以燕賜喜於知已荷君恩德必進謀樹功有好善於國家若雖用爲官心不委任禮意踈薄更無恩紀言不聽計不用必將奮衣而去不肯久留故言不能使正直之人有好於國家則是人斯其詐取罪而去也　傳於其至汝善　正義曰無好對有好有好謂有善也無好德之人謂彼性不好德好惡之人也論語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傳記言好德者多矣傳以好德言之定本作無惡者疑誤耳不好德者性行本惡君雖與之爵祿不能感恩行義其爲汝臣必用惡道以敗汝善也易繫辭云無咎者善補過也咎是過之別名故爲惡耳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　偏不平陂不正言當循先王之正義以治民

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　言無有亂

從私好惡動必循先王之道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言開闢無黨無偏王道平平言辯治無反無側王道正直言所行無反道不正則王道平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言會其有中而行之則天下皆歸其有中矣

疏無偏至有極正義曰更言大中之體爲人君者當無偏私無陂曲動循先王之正義無有亂爲私好謬賞惡人動循先王之正道無有亂爲私惡濫罰善人動循先王之正路無偏私無阿黨主家所行之道蕩蕩然開闢矣無阿黨無偏私主者所立之道平平然辯治矣所行無反道無偏側主家之道正直矣所行得無偏私皆正直者會集其有中之道而行之若其行必得中則天下歸其中矣言人皆謂此人爲大中之人也

傳偏不至治民 正義曰不平謂高下不正謂邪僻與下好惡反側其義一也偏頗阿黨是政之大患故箕子殷勤言耳下傳云無有亂爲私好私惡者人有私好惡則亂於正道故傳以亂言之傳言會至中之 正義曰會謂集會言人之將爲行也集會其有中之道而行之行實得中則天下皆歸其爲有中矣天下者大言之論語云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爲此意與彼同也

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 曰者大其義言以大中之道布陳言教不失是常則人皆是順矣天且其順而況于人乎

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 凡其衆民中心之所陳言凡順是行之則可以近益天子之光明

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

天下王言天子布德惠之教為兆民之父母是為天下所歸往不可不務疏曰皇至下王　正義曰既言有中矣為天下所歸更美之曰以大中之道布陳言教不使失是常道則民皆於是順矣又且其順而況於人乎以此之故大中為天下所歸也又大中之道至矣何但出於天子為貴凡其衆民中和之心所陳之言謂以善言聞於上者於是順之於是行之悅於民而便於政則可近益天子之光明矣又本人君須大中者更美大之曰人君於天所子布德惠之教為民之父母以是之故為天下所歸往由大中之道教使然言人君不可不務大中矣

六三德一曰正直能正人之曲直二曰剛克剛能立事三曰柔克和柔能治三者皆德平康正直世平安用正直治之彊弗友剛克友順

也世彊禦不順以剛能治之燮友柔克燮和也世和順以柔能治之沈潛剛克沈潛謂地雖柔亦有剛能出金石高明柔克高明謂天言天為剛德亦有柔克不干四時喻臣當執剛以正君君亦當執柔以納臣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言惟君得專威福為美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在位不敦平則下民僭差

疏六三德至僭忒正義曰此三德者人君之德張弛有三也一曰正直言能正人之曲使直二曰剛克言剛彊而能立事三曰柔克言和柔而能治既言

人主有三德又說隨時而用之平安之世用正直治之彊禦不順之世用剛能治之和順之世用柔能治之既言三德張弛隨時而用又舉天地之德以喻君臣之交地之德沈深而柔弱矣而有剛能出金石之物也天之德高明剛彊矣而有柔能順陰陽之氣也以喻臣道雖柔當執剛以正君君道雖剛當執柔以納臣也既言君臣之交剛柔遞用更言君臣之分貴賤有恒惟君作福得專賞人也惟君作威得專罰人也惟君玉食得備珍食也為臣無得有作福作威玉食言政當一統權不可分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者其必害於汝臣之家凶於汝君之國言將得罪喪家且亂邦用在位之人用此大臣專權之故其行側頗僻下民用在位頗僻之故皆言不信而行差錯

傳和柔至皆德

正義曰剛不恒用有時施之故傳言立事柔則當用以治故傳言能治三德為此次者正直在剛柔

之間故先言二者先剛後柔得其敘矣王肅意與
孔同鄭玄以爲三德人各有一德謂人臣也　傳
友順至治之　正義曰釋訓云善兄弟爲友友是
和順之名故爲順也傳云爕和也釋詁文此三德
是王者一人之德視世而爲之故傳三者各言世
世平安雖時無逆亂而民俗未和其下猶有曲者
須在上以正之故世平安用正直之德治之世有彊
禦不順非剛無以制之故以剛能治之世既和順
風俗又安故以柔能治之鄭玄以爲人臣各有一
德天子擇使之注云安平之國使中平守一之人
治之使不失舊職而已國有不順孝敬之行者則
使剛能之人誅治之其有中和之行者則使柔能
之人治之差正之與孔不同　傳高明至納臣
正義曰中庸云博厚配地高明配天高而明者惟
有天耳知高明謂天也以此高明是天故上傳沈
潛謂地也文五年左傳云天爲剛德猶不干時是

言天亦有柔德不干四時之序也地柔而能剛天剛而能柔故以喻臣當執剛以正君君當執柔以納臣也　傳言惟至羙食　正義曰於三德之下說此事者以德則隨時而用位則不可假人故言尊卑之分君臣之紀不可使臣專威福奪君權也衣亦不得僭君而獨言食者人之所資食最爲重故舉言重也王肅云辟君也不言王者關諸侯也諸侯於國得專賞罰其義或當然也　傳在位至僭差　正義曰此經福威與食於君每事言辟於臣則幷文而略之也作福作威謂秉國之權勇略震主者也人用側頗僻者謂在位小臣見彼大臣威福由己由此之故小臣皆附下罔上爲此側頗僻也下民見此在位小臣秉心僻側用此之故下民皆不信恒爲此僭差也言在位由大臣下民由在位故皆言用也傳不解家王肅云大夫稱家言秉權之臣必滅家復害其國也

七稽疑

擇建立卜筮人龜曰卜蓍曰筮考正疑事當選擇知卜筮人而建立之乃命卜筮建立其人命以其職曰雨曰霽龜兆形有似雨者有似雨止者曰蒙蒙陰闇曰驛氣落驛不連屬曰克兆相交錯五者卜兆之常法曰貞曰悔內卦曰貞外卦曰悔凡七卜筮之數卜五占用二衍忒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立是知卜筮人使爲卜筮之事夏殷周卜筮各異三法並卜從二人之言善鈞從衆卜筮各三人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將舉事而汝則有大疑先盡汝心以謀慮之次及卿士衆民然後卜筮以

決之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人心和順龜筮從之是謂大同於吉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動不違衆故後世遇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二從二逆中吉亦可舉事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君臣不同決之卜筮亦中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民與上異心亦卜筮以決之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二從三逆龜筮相違故可以祭祀冠婚不

可以出師征伐

龜筮共違于人皆逆用靜吉用作凶

安以守常則吉動則凶

疏七稽疑至之言　正義曰稽疑者言王者考正疑事當選擇知卜筮者而建立之以爲卜筮人謂立爲卜人筮人之官也既立其官乃命以卜筮之職云卜兆有五曰雨兆如雨下也曰霽兆如雨止也曰雺兆氣蒙闇也曰圛兆氣落驛不連屬也曰克兆相交也筮卦有二重二體乃成一卦曰貞謂內卦也曰悔謂外卦也卜筮兆卦其法有七事其卜兆用五雨霽蒙驛克也其筮占用二貞與悔也卜筮皆就此七者推衍其變立是知卜筮人使作卜筮之官其卜筮必用三代之法三人占之若其所占不同而其善鈞者則從二人之言言以此法考正疑事也　傳龜曰卜至立之　正義曰龜曰卜蓍曰筮曲禮文也考正疑事當選擇知卜筮人而建立之建亦立也復

言之耳鄭王皆以建立爲二言將考疑事選擇可
立者立爲卜人筮人傳兆相至常法 正義曰
此上五者灼龜爲兆其璺拆形狀有五種是卜兆
之常法也說文云霽雨止也霽似雨止則雨似雨
下鄭玄曰霽如雨止者雲在上也雺聲近蒙詩云
零雨其濛則濛是闇之義故以雺爲兆蒙是陰闇
也圛即驛也故以爲兆氣落驛不連屬落驛希踈
之意也雨霽既相對則蒙驛亦相對故驛爲落驛
氣不連屬則雺爲氣連蒙闇也王肅云圛霍驛消
滅如雲陰雺天氣下地不應闇冥也其意如孔言
鄭玄以圛爲明言色澤光明也雺者氣澤欝冥
冥也自以明闇相對異於孔也克謂兆相交錯王
肅云兆相侵入蓋兆爲二拆其拆相交也鄭玄云
克者如雨氣色相侵入卜筮之事體用難明故先
儒各以意說未知孰得其本今之用龜其兆橫者
爲土立者爲木斜向徑者爲金背徑者爲火因兆

而細冉者爲水不知與此五者同異如何此五兆不言一曰二曰者灼龜所遇無先後也傳內卦至曰悔　正義曰僖十五年左傳云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其卦遇蠱蠱卦巽下艮上說卦云巽爲風艮爲山其占云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是內卦爲貞外卦爲悔也筮法爻從下起故以下體爲內上體爲外下體爲本因而重之故以下卦爲貞貞正也言下體是其正鄭玄云悔之言晦晦猶終也晦是月之終故以爲終言上體是其終也下體言正以見上體不正上體言終以見下體爲始二名互相明也　傳立是至三人　正義曰此經卜五占用二衍忒孔不爲傳鄭玄云卜五占用謂雨霽蒙驛克也二衍忒謂貞悔也斷用從上句二衍忒者指謂筮事王肅云卜五者筮短龜長故卜多而筮少占用二者以貞悔占六爻衍忒者當推衍其爻義以極其意卜五占二其義當如王解其衍忒

宜揔謂卜筮皆當術其義極其變非獨筮術而卜否也傳言立是知卜筮人使爲卜筮之事者言經之此文覆述上句立卜筮人也言三人占是占此卜筮法當有三人周禮太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杜子春以爲玉兆帝顓頊之兆瓦兆帝堯之兆又云連山宓犧歸藏黃帝三兆三易皆非夏殷而孔意必以三代夏殷周法者以周禮指言一曰二曰不辯時代之名案考工記云夏曰世室殷曰重屋周曰明堂又禮記郊特牲云夏收殷冔周冕皆以夏殷周三代相因明三易亦夏殷周相因之法子春之言孔所不取鄭玄易贊亦云夏曰連山殷曰歸藏與孔同也所言三兆三易必是三代異法故傳以爲夏殷周卜筮各異三代異法三法並卜法有一人故三人也從二人之言者二人爲善既鈞故從衆也若三人之內賢智不

等雖少從賢不從衆也善鈞從衆成六年左傳文旣言三法並卜嫌筮不然故又云卜筮各三人也經惟言三占從二何知不一法而三占而知三法並用者金縢云乃卜三龜一習吉儀禮士喪卜葬占者三人貴賤俱用三龜知卜筮並用三代法也

傳將舉至決之　正義曰非有所舉則自不卜故云將舉事事有疑則當卜筮人君先盡己心以謀慮之次及卿士衆民人謀猶不能定然後問卜筮以決之故先言乃心後言卜筮也鄭玄云卿士六卿掌事者然則謀及卿士以卿爲首耳其大夫及士亦在焉以下惟言庶人明大夫及士寄卿文以見之矣周禮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是有大疑而詢衆也又曰小司寇以敘進而問焉是謀及之也大疑者不要是彼三詢其謀及則同也謀及庶人必是大事若小事不必詢於萬民或謀及庶

人在官者耳小司寇又曰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彼羣臣羣吏分而爲二此惟言卿士者彼將斷獄令衆議然後行刑故臣與民爲三其人主待衆議而決之此則人主自疑故以人主爲一又揔羣臣爲一也

傳人心至於吉　正義曰人主與卿士庶民皆從是人心和順也此必臣民皆從乃問卜筮而進龜筮於上者尊神物故先言之不在汝則之上者卜當有主故以人爲先下三事亦然改卜言龜者卜是請問之意吉凶龜占兆告於人故改言龜也筮則本是蓍名故不須改也

傳動不至遇吉　正義曰物貴和同故大同之吉延及於後宣三年左傳稱成王定鼎卜世三十卜年七百是後世遇吉

傳三從至舉事　正義曰此與下二事皆是三從二逆除龜筮以外有汝與卿士庶民分三者各爲一從二逆嫌其貴賤有異從逆或殊故三者各以

有一從爲主見其爲吉同也方論得吉以從者爲主故次言卿士從下言庶民從也以從爲主故退汝則於下傳解其意卿士從者君臣不同也庶民從者民與上異心也解臣民與君異心得其筮之意也不言四從一逆者吉可知不假言之也四從之内雖龜筮相違亦爲吉以其從者多也若三從之内龜筮相違雖不如龜筮俱從猶勝下龜筮相違二從三逆必知然者以下傳云二從三逆龜筮相違既計從之多少明從多則吉故杜預云龜筮同卿士之數者是龜筮雖靈不至越於人也上言庶人又言庶民者嫌庶人惟指在官者變人言民見其同也民人之賤得與卿士敵者貴者雖貴未必謀慮長故通以民爲一令與君臣等也 傳民與至決之 正義曰天子聖人庶民愚賤得爲識見同者但聖人生知不假卜筮垂教作訓晦跡同凡且庶民既衆以衆情可否亦得上敵於聖故老

子云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是也傳二從至征伐　正義曰此二從三逆爲小吉故猶可舉事内謂國内故可以祭祀冠婚外謂境外故不可以出師征伐征伐事大此非大吉故也此經龜從筮逆其筮從龜逆爲吉亦同故傳言龜筮相違見龜筮之智等也若龜筮智等而僖四年左傳云筮短龜長者於時晉獻公欲以驪姬爲夫人卜既不吉而更令筮之神靈不以實告筮而得吉必欲用之卜人欲令公舍筮從卜故曰筮短龜長非是龜實長也易繫辭云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智神以知來智以藏往然則知來藏往是爲極妙雖龜之長無以加此聖人演筮爲易所知豈是短乎明彼長短之說乃是有爲言耳此二從三逆以汝與龜爲二從耳卿士庶民謀有一從亦是二從以吉亦同故不復設文同可知也若然汝卿士庶民皆逆龜筮並從則亦是二從三逆而經無文者若民

君與臣民皆逆本自不問卜矣何有龜從筮從之理也前三從之內龜筮既從君與卿士庶民各有一從以配龜筮凡有三條若惟君與卿士從配龜爲一條或君與庶民從配龜又爲一條或卿士庶民從配龜又爲一條凡有三條若筮從龜逆其事亦然二從三逆君配龜從爲一條於經已具卿士配龜從爲二條庶民配龜從爲三條若筮從龜逆以人配筮其事亦同案周禮筮人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鄭玄云於筮之凶則止何有筮逆龜從及龜筮俱違者崔靈恩以爲筮用三代之占若龜二之俱凶則止不卜即鄭注周禮筮凶則止是也若三占二逆一從凶猶不決雖有筮逆猶得更卜故此有筮逆龜從之事或筮凶則止而不卜乃是鄭玄之意非是周禮經文未必孔之所取曲禮云卜筮不相襲鄭云卜不吉則又筮筮不吉則又卜是謂瀆龜筮周禮太卜小事筮大事卜應筮而又用

卜應卜而又用筮及國之大事先筮後卜不吉之後更作卜筮如此之等是爲相襲皆據吉凶分明不可重爲卜筮若吉凶未決於事尚疑者則得更爲卜筮僖二十五年晉侯卜納王得阪泉之兆曰吾不堪也公曰筮之遇大有之睽又哀九年晉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又筮之遇泰之需之類是也周禮既先筮後卜而春秋時先卜後筮者不能依禮故也

八庶徵

疏 正義曰庶衆也徵驗也主者用九疇爲大中行稽疑以上爲善政則衆驗有美惡以爲人主自曰雨至一極無凶摠言五氣之驗有美有惡曰休徵敘美行之驗曰咎徵敘惡行之驗自曰王省至家用平康言政善致美也自日月歲時至家用不寧言政惡致咎也庶民惟星以下言人君當以常度齊正下民

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 雨以潤物暘以乾物煖以長物寒以

成物風以動物五者各以其時所以為衆驗

庶草蕃廡言五者備至各以次序則衆草蕃滋廡豐也五者來備各以其敘

一極備凶一者備極過甚則凶一者極無不至亦凶謂不時失敘一極無凶

疏曰雨至無凶　正義曰將說其驗先立其名五者行於天地之間人物所以得生成也其名曰雨所以潤萬物也曰暘所以乾萬物也曰燠所以長萬物也曰寒所以成萬物也曰風所以動萬物也此是五氣之名曰時言五者各以時來所以為衆事之驗也更述時與不時之事五者於是來皆備足須風則風來須雨則雨來其來各以次序則衆草木蕃滋而豐茂矣謂來以時也若不以時五者之內一者備極過甚則凶一者極無不至亦凶雨多則澇雨少則旱是備極亦凶極無亦凶其餘四者亦然　傳

雨以至衆驗　正義曰易說卦云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烜之日暘也烜乾也是雨以潤物暘以乾物風以動物也易繫辭云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是言天氣有寒有暑暑長物而寒成物也釋言云燠煖也舍人曰燠温煖也是燠煖爲一故傳以煖言之不言暑而言燠者燠是熱之始暑是熱之極凉是冷之始寒是冷之極長物擧其始成物擧其極理宜然也五者各以其時而至所以爲衆事之驗也所以言時者謂當至則來當止則去無常時也冬寒夏燠雖有定時或夏須漸寒冬當漸熱雨足則思暘暘久則思雨草木春則待風而長秋則待風而落皆是無定時也不言一曰二曰者爲其來無先後也依五事所致爲次下云休徵咎徵雨若風若是其致之次也昭元年左傳云天有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也以彼六氣校此五氣雨暘風文與彼同彼言晦明此言

寒燠則晦是寒也明是燠也惟彼陰於此無所當耳五行傳說五事致此五氣云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罰恒雨惟金沴木言之不從是謂不乂厥罰恒暘惟木沴金視之不明是謂不晢厥罰恒燠惟水沴火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罰恒寒惟火沴水思之不睿是謂不聖厥罰恒風惟木金水火沴土如彼五行傳言是雨屬木暘屬金燠屬火寒屬水風屬土鄭云雨木氣也春始施生故木氣爲雨暘金氣也秋物成而堅故金氣爲暘燠火氣也寒水氣也風土氣也凡氣非風不行猶金木水火非土不處故土氣爲風是用五行傳爲說孔意亦當然也六氣有陰五事休咎皆不致陰五行傳又曰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是陰氣不由五事別自屬皇極也蓋亦用大中則陰順時爲休大之不中陰恒若爲咎也 傳言五至廡豐 正義曰五氣所以生成萬物正可時來時去不可常無常有故言五者

備至各以次序須至則來須止則去則衆草百物蕃滋廡豐也釋詁文廡豐茂也草蕃廡言草滋多而茂盛也下言百穀用成此言衆草蕃廡者舉草茂盛則穀成必矣舉輕以明重也

傳一者至失敘

正義曰此謂不以時來其至無次序也一者備極過甚則凶謂來而不去也一者極無不至亦凶謂去而不來也即下云恒雨若恒風若之類是也有無相刑去來正反恒雨則無暘恒寒則無燠恒雨亦凶無暘亦凶恒寒亦凶無燠亦凶謂至不待時失次序也如此則草不茂穀不成也

曰休徵敘美行之驗曰肅時雨若君行敬則時雨順之曰乂時暘若君行政治則時暘順之曰哲時燠若君能照哲則時燠順之曰謀時寒若君能謀則時寒順之曰聖時風若君能通理

則時風順之曰咎徵敘惡行之驗曰狂恒雨若君行狂妄則常雨順之曰僭恒暘若君行僭差則常暘順之曰豫恒燠若君行逸豫則常燠順之曰急恒寒若君行急則常寒順之曰蒙恒風若君行蒙闇則常風順之

疏曰休徵至風若正義曰既言五者次序覆述次序之事曰美行致以時之驗何者是也曰人君行敬則雨以時而順之曰人君政治則暘以時而順之曰人君照哲則燠以時而順之曰人君謀當則寒以時而順之曰人君通聖則風以時而順之此則致上文各以其次敘庶草蕃廡也曰咎徵至風若正義曰上既言失次序覆述失次序之事曰惡行致備極之驗何者是也曰君行狂妄則常雨順之曰君行僭差則常暘順之

曰君行逸豫則常燠順之曰君行急躁則常寒順之曰君行蒙闇則常風順之此即致上文一極備凶一極無凶也 傳君行至順之 正義曰此休咎皆言若者其所致者皆順其所行故言若也易文言云雲從龍風從虎水流濕火就燥是物各以類相應故知天氣順人所行以示其驗也其咎反於休者人君行不敬則狂妄故狂對肅也政不治則僭差故僭對乂也明不照物則行自逸豫故豫對哲也心無謀慮則行必急躁故急對謀也性不通曉則行必蒙闇故蒙對聖也鄭玄以狂爲倨慢以對不敬故爲慢也鄭王本豫作舒鄭云舉遲也王肅云舒惰也以對照哲故爲遲惰鄭云急促自用也以謀者用人之言故急爲自用己也鄭云蒙見冒亂也王肅云蒙瞀蒙以聖是通達故蒙爲瞀蒙所見冒亂言其不曉事與聖反也與孔各小異耳

曰王省惟歲 王所省職兼所

揔羣吏如歲兼四時卿士惟月卿士各有所掌如月之有別師尹惟日衆正官之吏分治其職如日之有歲月歲月日時無易各順常百穀用成乂用明歲月日時無易則百穀成君臣無易則政治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賢臣顯用國家平寧日月歲時既易是三者已易喻君臣易職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君失其柄權臣擅命治闇賢隱國家亂

疏

曰王省至不寧正義曰既陳五事之休咎文言皇極之得失與上異端更[illegible]王之省職兼揔羣吏惟如歲也卿士分居列位惟如月也衆正官之長各治其職猶如日也此王也卿士

也師尹也掌事猶歲月日者言皆無改易君秉君道臣行臣事則百穀用此而成歲豐稔也其治用是而明世安泰也俊民用此而章在官位也國家用此而平安風俗和也若王也卿士也師尹也掌事猶如日月歲者是已變易君失其柄權臣各專恣百穀用此而不成歲飢饉也其治用此昏闇而不明政事亂也俊民用此而卑微皆隱遁也國家用此而不安泰時世亂也此是皇極所致得中則致善不中則致惡歲月日無易是得中也既易是不中也所致善惡乃大於庶徵故於此敘之也

傳王所至四時　正義曰下云庶民惟星以星喻民知此歲月日者皆以喻職事也於王言省則卿士師尹亦爲省也王之所省職無不兼所惣羣吏如歲兼四時下句惟有月日羣臣無喻時者但時以統月故傳以四時言之言其兼下月日也　傳衆正至歲月　正義曰師衆也尹正也衆正官之

吏、謂卿士之下有正官大夫與其同類之官爲長、周禮大司樂爲樂官之長、大卜爲卜官之長、此之類也、此等分治其職屬王屬卿、如日之有歲月言其有繫屬也、詩稱赫赫師尹乃謂三公之官、此以師尹爲正官之吏、謂大夫者以此師尹之文在卿士之下、卑於卿士、知是大夫與小官爲長、亦是衆官之長、故師尹之名同耳、鄭云所以承休咎徵言之者、休咎五事得失之應其所致尚微故大陳君臣之象成皇極之事其道得則其美應如此其道失則敗德如彼非徒風雨寒燠而已是也

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星民象故衆民惟若星箕星好風、畢星好好雨、亦民所好

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日月之行、冬夏各有常度、君臣政治、小大各有常法

月之從星則以風

雨月經於箕則多風離於畢則多雨政教失常以從民欲亦所以亂 疏 庶民至風雨 正義曰既言大中治民不可改易又言民各有心須齊正之言庶民之性惟若星然星有好風星有好雨以喻民有好善亦有好惡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言日月之行冬夏各有常道喻君臣爲政小大各有常法若日月失其常道則天氣從而改焉月之行度失道從星所好以致風雨喻人君政教失常從民所欲則致國亂故當立用大中以齊正之不得從民欲也 傳星民至所好 正義曰星之在天猶民之在地星爲民象以其象民故因以星喻故衆民惟若星也直言星有好風亦不知何星故云箕星好風也畢星好雨亦如民有所好也不言畢星好雨具於下傳 傳日月至常法 正義曰日月之行四時皆有常法變冬夏爲南北之極故舉以言之日月之行冬夏各有常度喻人君爲政小

大各有常法張衡蔡邕王蕃等說渾天者皆云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云分度之一天體圓如彈丸北高南下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三十六度南極去北極直徑一百八十二度弱其依天體隆曲南極去北極一百八十二度強正當天之中央南北二極中等之處謂之赤道去南北極各九十一度春分日行赤道從此漸北夏至赤道之北二十四度去北極六十七度去南極一百一十五度日行黑道從夏至日以後日漸南至秋分還行赤道與春分同冬至行赤道之南二十四度去南極六十七度去北極一百一十五度其日之行處謂之黃道又有月行之道與日道相近交絡而過半在日道之裏半在日道之表其當交則兩道相合交去極遠處兩道相去六度此其日月行道之大略也王肅云日月行有常度君臣禮有常法以齊其民 傳月經至以亂 正義曰詩云月離

于畢俾滂沱矣又離畢則多雨其文見於經經箕則多風傳記無其事鄭玄引春秋緯云月離於箕則風揚沙作緯在孔君之後以前必有此說孔依用之也月行雖有常度時或失道從星經箕多風離畢多雨此天象之自然以箕爲簸揚之器畢亦捕魚之物故耳鄭以爲箕星好風者箕東方木宿風中央土氣木克土爲妻從妻所好故好風也畢星好雨者畢西方金宿雨東方木氣金克木爲妻從妻所好故好雨也推此則南宮好暘北宮好燠中宮四季好寒以各尚妻之所好故也未知孔意同否顧氏所解亦同於鄭言從星者謂不應從而從以致此風雨故喻政教失常以從民欲亦所以亂也上云日月之行此句惟言月者鄭云不言日者日之從星不可見故也

九五福一曰壽百二十年二曰富財豐備三曰康寧無疾病

四曰攸好德所好者德福之道五曰考終命各成其短長之命以自終不橫夭六極一曰凶短折動不遇吉短未六十折未三十言辛苦二曰疾常抱疾苦三曰憂多所憂四曰貧困於財五曰惡醜陋六曰弱尪劣

九五福至曰弱　正義曰五福者謂人蒙福祐有五事也一曰壽年得長也二曰富家豐財貨也三曰康寧無疾病也四曰攸好德性所好者美德也五曰考終命成終長短之命不橫夭也六極謂窮極惡事有六一曰凶短折遇凶而橫夭性命也二曰疾常抱疾病三曰憂常多憂愁四曰貧困乏於財五曰惡貌狀醜陋六曰弱志力尪劣也五福六極天實得爲之而歷言此者以人生於世有此福極爲善致福爲惡致極勸人君使行善也五福六極

如此次者鄭云此數本諸其尤者福是人之所欲以尤欲者爲先極是人之所惡以尤所不欲者爲先以下緣人意輕重爲次耳　傳百二十年　正義曰人之大期百年爲限世有長壽云百二十年者故傳以最長者言之未必有正文也　傳所好至之道　正義曰人所嗜好稟諸上天性之所好不能自已好善者或當知善是善好惡者不知惡之爲惡謂惡是善故好之無厭任其所好從而觀之所好者德是福之道也好德者天使之然故爲福也鄭云民皆好有德也王肅云言人君所好者道德爲福洪範以人君爲主上之所爲下必從之人君好德故民亦好德事相通也　傳各成至横天　正義曰成十三年左傳云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言命之短長雖有定分未必能遂其性不致夭枉故各成其短長之命以自終不横夭者亦爲福也

傳動不至辛苦 正義曰動不遇吉者解凶也傳以壽爲百 十年短者半之爲未六十折又半爲未三十辛苦皆味也辛苦之味入口猶困厄之事在身故謂殃厄勞役之事爲辛苦也鄭玄以爲凶短折皆是夭枉之名未齔曰凶未冠曰短未婚曰折漢書五行志云傷人曰凶禽獸曰短草木曰折一曰凶夭是也兄喪弟曰短父喪子曰折並與孔不同 傳尫劣 正義曰尫劣並是弱事爲筋力弱亦爲志氣弱鄭玄云愚懦不毅曰弱言其志氣弱也五行傳有致極之文無致福之事鄭玄依書傳云凶短折思不睿之罰疾視不明之罰憂言不從之罰貧聽不聰之罰惡貌不恭之罰弱皇不極之罰反此而云王者思睿則致壽聽聰則致富視明則致康寧言從則致攸好德貌恭則致考終命所以然者不但行運氣性相感以義言之以思睿則無擁神安而保命故壽若蒙則不通爲神夭性

所以短折也聽聰則謀當所求而會故致富違而失計故貧也視明照了性得而安寧不明以擾神而疾也言從由於德故好者德也不從而無德所以憂耳貌恭則容儼形美而成性以終其命容毀故致惡也不能爲大中故所以弱也此亦孔所不同焉此福極之文雖主於君亦兼於下故有貧富惡弱之等也

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賦宗廟彝器酒罇賜諸侯**作分器**言諸侯尊卑各有分也亡

疏武王至分器正義曰武王既已勝殷制邦國以封有功者爲諸侯既封爲國君乃班賦宗廟彝器以賜之於時有言誥戒勑史敍其事作分器之篇傳賦宗至諸侯正義曰序云邦諸侯者立邦國封人爲諸侯也樂記云封有功者爲諸侯詩賚序云大封於廟謂此時也釋言云班賦也周禮有司尊彝之官鄭云彝

亦尊也鬱鬯曰彝彝法也言爲尊之法正然則盛鬯者爲彝盛酒者爲尊皆祭宗廟之酒器也分宗廟彝器酒尊以賦諸侯既封乃賜之也　傳言諸至也○正義曰篇名分器知其篇言諸侯尊卑各有分也昭十二年左傳楚靈王云昔我先王熊繹與呂伋王孫牟燮父禽父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十五年傳曰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於王室杜預云謂明德之分器也是諸侯各有分也

尚書注疏卷第十一